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守雌卷之十四

時事如半局殘棋交鬬雌雄局更何分勝負世途直一場幻夢强爭頭角醒後那見輸贏袴下興劉臥薪返越易所以戒觸藩也爲腹不爲目猶龍氏其我師乎纂守雌第十四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商容張口問老子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剛亡而弱存乎容

曰嘻天下事盡矣

雷隱翁業進士再試即棄去嘿坐終日或詣其癡翁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

梁大夫宋就爲縣令與楚鄰界兩亭皆種瓜梁人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惡楚令忌梁瓜美夜竊搔之梁瓜有焦者矣梁亭欲報搔楚瓜宋就曰是分禍也令人竊爲楚亭夜灌瓜楚亭每旦往瓜俱已灌日以美

矣察之則梁亭爲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
王悅梁之陰讓也謝以重幣而交好於梁王
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拙之一字免了無干罪過閒之一字討了無萬
便宜
虀食艸衣淒涼窮巷安吾拙亦安吾愚銀黃金
紫馳騁康衢是其才亦是其命

淮陰恐辱於袴下卒以興漢勾踐含羞於石室
終能沼吳石勒彊盛乃奉表王浚以盈其氣
唐公雄長乃推奬李密以驕其心

楊再思鳳閣侍郎恭愼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
名高位重何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
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漢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以上皆愛之嘗遣大
夫詣京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

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雖曰吁予危我哉此乃孤幼特進趣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憊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

智慮畏慎如此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能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

慮無憂天喜坐命癡人只一籌至要在我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王昶謹厚名兒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艸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

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日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

東陽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陳嬰爲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受

魏晉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藉托志酣飲不與世事司馬昭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一醉六

十日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荅獲免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擕壺逐勝憩於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始知為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

責之復曰予負名傲物其止於一第乎果終
於揚州工曹

吳文肅公于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王宗裕立枯樹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松太保予謂可對大樹將軍

家累鉅萬恨不掛一命之榮策名通籍恨不登三事之貴拜將封侯恨不蒙九錫之命黃屋左纛恨不享萬歲之期臨食浩歎登臺欷歔牛山夾鳩一何不達夫人情何厭之有苟知足隨地皆可安聞不知足一生無非火宅

人騎我笠人錦我褐人肉我藿人宇我穴人若咲我我是不知我我若羨人是不知天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凉淸眞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甄宇建武中以靑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鈎宇復耻之因先取最瘦者後上召問瘦羊博士何在京師因以爲號

忍之一字最難能忍時德量必大到不能忍巳

是驕貴氣溢矣韓淮陰以辱袴下而王以羞
絳灌而亡飲到滿量自然增益不得耳
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
致困郭開之口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
請行卒有東道失軍之非光武時五溪蠻夷
畔馬援已老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於是
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是翁遂用爲
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

吐谷渾寇邉旣老尚可請一行追平其國而有高麗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噫諸公皆人傑也猶昧於退步若此况其下者乎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於留封臣留侯足矣辭尊居卑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古人至德如此

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爲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

臣恨九錫之末至爲于之造物不亦難乎

李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横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

即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即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現頓足飽常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

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臥林丘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王僕射子悏之被召為秘書郎僕射為求奉朝

請語慨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張乖崖几案有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楚見之嘆恨作牽字張覼藁曰誰改吾詩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耶張曰蕭楚一字師也

康節云牡丹含蕋為盛爛熳為衰荅月盈日午

有道之士所不處歟

火麗於木石者也方其藏木石之時取木石而投之水水不能克火也一付於物卽童子得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翕聚而不貴發散

侍郎潘炎德宗時恩渥極異妻劉晏女有京兆謁見不得賂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勸潘公避位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撲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貴極徵賤賤極徵貴凡事皆然至極重而不可復加勢必反趨於輕居局內者常留不盡可加之地則伸縮在我此持世善術也

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

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

客氣增長橫奔亂發一言不合摐戈而鬬一事相激衝冠而起爭勝爭強名不列英雄之數執手嗔目無非是市井之心范雎喜而須賈懼蘇秦榮而張儀辱張耳與而陳餘亡田蚡勝而竇嬰敗劉季帝而項羽虜吾以爲總是一場閑氣也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高而枯檮。足以殺身。胡惟庸若亭是也。才士不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也。不然者。幸而免耳。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

者衆已償價七百金將估矣孟剛之翁閔房竟酬以千金子弟曰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無溢乎翁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違衆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衆口且欲未饜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爲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價虧求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

民有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出接之有道人笑焉令怒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年若其壽短促則漏迸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倘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宣洩太盡者蓋甘露類也客曰功名亦然

曹時中家居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因問曰賢輩何字對云字茂春公怵然曰予不見朱

文公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

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遠人算自遠勇猛剛强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養素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說古談今不如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元守一趨炎附勢不如貧窮自樂悔怨記讐不如洗心悔過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炁綿綿行之得

仙得意忘言自超太玄

孔子觀欹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

有些不足處便怕人家有些事起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娶婦須遠求小姓使足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王參政伯大號留耕嘗著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敢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與瑣瑣者較乎

趙長玄曰楊吉諫議愛韓非一語土木偶人耳

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先大則可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爲矣諫議以爲百凡欲留後着不爲一切之政耳

敎清江日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飡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爲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被華林之寇己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

饑渴顛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穢之言

良然

王生者善爲黄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旣已人或讓王生獨柰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抑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

之

太宗初伐遼命房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聞留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斬下詔讓玄齡曰公何以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又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

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

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後唐明宗李嗣源卽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

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河間王德景帝子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得書多與漢朝等異日入朝問五策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

陰興爲光烈皇后母弟時后尚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士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富貴已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漢任永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

青肯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清無言見于人井恐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訴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

蔡澤說應侯有曰翠鵠犀象處世非不遠死也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商君爲秦明法禁姦威諸侯無敵天下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白起戰鄢郢并蜀漢攻疆

趙所復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死於杜
郵吳起收楊越并陳蔡兵震天下功已成矣
而卒肢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報夫差
之仇功已成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
子者功成不退禍至於身所謂伸而不能詘
往而不能返者也唯范蠡知之超然辟老長
爲陶朱公

王翦攻荊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

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宋祁臨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襍木漆其四
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
已毋以金銅襍物置吾冢且吾學不名家文
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
受贈典

馬援既平交阯牛酒勞士從容言曰吾從弟少
游常哀吾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
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可矣致求盈餘

但自若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蒸薰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喜且慚矣

嵇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東漢肅宗即位尊馬后爲皇太后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者皆謂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吾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

者欲上求祭祀下求溫飽耶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

范鎮銘司馬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賴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

曹丕禁錮宗王法既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袞聞大驚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

張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

悖然欲毆之為其老強恐下取履父曰履我
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
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
教矣
渤海大治上遣使者徵龔遂議曹王生從至京
師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
止願有所白遂還問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
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

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謝萬爲豫州都督羲之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在隨事行藏乃爲弘達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

致高大君其存之

馮異朝京師光武賜以珍寳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郭子儀有疾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郎屏去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

陋內陰左右見之必笑使得權吾族無賴矣

昨非菴日纂解紛卷之十五

爭、、、、、、、、、、竊起二國之兵釁以挑而成鉅受爵致斯

亡、、、、之禍事無激而不恥彼憸人樂敗利菑唯

端正息爭排難或纓冠救鬭或微言解願要

使毒談肝腸化作清涼世界其造福非鮮淺

也纂解紛第十五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

老下蔭兒孫

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柰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非在寡人

丁崖州雖險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荅上作色曰如此叵耐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眞宗欣然嘉納

裴度爲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荒圮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

朕不分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居漸山、一日欲治僕罪、怒甚、僕求解於夫人、夫人咲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咲、可以解紛、不謂閨閫中、諳此機緘也。

高宗出獵、遇雨、因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

對曰以邪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獄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給糧軍士以米黑諠譁監官懼逃公入倉視之乃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汝何不先白後黑彼輩見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諠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物不給與

汝曹則棄之乎汝何詎乃爾四卒相顧曰向不知有八分白米耶某等死罪公亦人杖二十召指揮罵曰衙官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韓晉公有乳母與外相通卜射求事公持法欲殺闔宅莫敢言客令人言於顧況令救之況乃詣公所問故公曰乳母犯法況對曰三尺兒亦知公法何宅內人而違犯然公幼年時

讀書早起夜臥看侍卽要乳抱今年長爲公相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之也公悲悟捨之

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率諸伶追擒其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天子馳騁乎

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釋之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言而不荅何也詡曰適有所思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氣沮遂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

事出於熟計深思。常才可辦。倘變起急猝。飄風迅雷。手足易亂。自非英雄蓋代才。應之未有不顛謬者。此在平居澄神養氣乎。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未能了。非所以安其徒反側之心也。

晋文公欲伐衞。公子鋤笑之。問故。對曰。臣笑臣

鄰人也鄰人有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矣公乃引師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鄙者

有尤翁者開錢典歲終聞外閧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反出言詬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為新年計耳小事何爭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

袍曰與汝爲拜年用他物非急務姑可留也其人得二物嘿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葢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窮可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耳或問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彼適遇明君故也向

遇桀紂必殺矣秦王因不罪

景公有馬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擊晏子曰彼不知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於是舉戈臨之曰汝爲君養馬而殺之罪當死汝使君以馬之故殺人罪又當死汝使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罪又當死公曰釋之勿傷吾仁也

孫卞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門至中藏取蜜

漬梅蜜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曰向求之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曰若久在蜜中當濕透今裏燥必黃門所爲於是黃門首服

趙豫守松江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之謡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

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爲名者所存何啻霄壤

徐文貞爲浙督學有二生爭貢講堂下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講堂下公亦閱卷自若頃之召謂曰我不欲人爭亦不使人讓諸生未讀敎條乎連我也在敎條裏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敎條行事而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爲民犬咋死。府卒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出御賜。祝公判云。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鬬。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宋澤知掖縣時。戸部着提舉司科買牛黄。以供在京合藥用。急如星火。百姓競屠牛取黄。既不登所科之數。相與斂錢以賂吏。祈免。澤獨

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富民張老無子贅婿於家後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卒張病時謂婿曰妾子不足任吾財當界汝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婿乃據之不疑後

妾子壯告官求分壻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壻仍前赴證奉使者因更其句讀曰張一非句吾子也句家財盡與句吾壻外人句不得爭奪曰爾父翁明謂吾壻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

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唐德宗時藩鎮李正巳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難之崔文貞公祐甫曰正巳誠詐不如因遣使其軍詔以所獻就賞之若奉行是陛下恩若不奉行彼自歛怨又使諸藩謂不重貽詔至正巳慚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公儲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

道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
親親不可得也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
是可虞其勿與事遂殺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召寇準與之
謀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宰相
呂端請間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遺我
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親況繼遷胡夷悖
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

擒乎若不然徒召怨而益堅其反心耳上曰

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

善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

其心而毋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

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策

貴翊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

人皆爲所執翊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

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

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

程顥爲鄠縣主簿。民有借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子訴於縣。令莫能決。顥曰。此易辨爾。先問其兄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幾何時。曰。二十年。卽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所鑄。何也。其人遂服。鄠縣有稅官曾盜官錢。然怙力自恃。監

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覺至其人曰新主簿若發某某勢窮必殺人覺笑曰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

朱暉蚤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閒奔宛城道遇賊刃劫諸婦掠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劒

而前日財物可取諸毋衣不可得今日朱聊死月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刀因捨去

呂惠卿雖險然排難解紛之才實優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且經吾門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去久矣頤嘆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夏人復入寇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擄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

陸九淵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

西部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班以後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

羌寇武都虞詡見羌衆我少郎宣言上書請兵日夜兼行二百餘里且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

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我寡速進則彼不測且見吾竈日增必懼郡兵來迎臏示弱吾示强勢不同故也詡兵不滿三千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曹彬之子瑋沈勇有謀爲定州總管在軍得人

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師出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蘇軾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鬬至殺民訴於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巳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匯於城下富民爭

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為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

宗澤識量過人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扳橋輒塹路以阻行人匆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齎之

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荆州未定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得首謀者斬之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此必譌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譌言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有都統王夔者素桀驁不受節度所至掠劫蜀人苦之又悉斂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責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

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棹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後卒誅夔

唐太宗長孫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請纏治如法俟意稍解乃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

漢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

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宋曹后，武惠王彬孫女也。衛卒作亂，夜越屋叩

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閤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爲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

契丹來請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

德明求糧萬斛且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

田單相襄王有老人涉菑而寒田單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若早圖之巖下有貫珠者進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饑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寒單解裘而衣之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單之善卽王之善矣王曰

善乃賜單牛酒嘉嘆而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廷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相與語曰田單愛人乃王之教也

張齊賢爲相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

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郭崇爲刺史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

巳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欵引

張詠在成都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詾詾聞自投井故不復言

宋太祖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巳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趙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

宴焉

宋虞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眞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參軍天后嘗問曰

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

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

對。